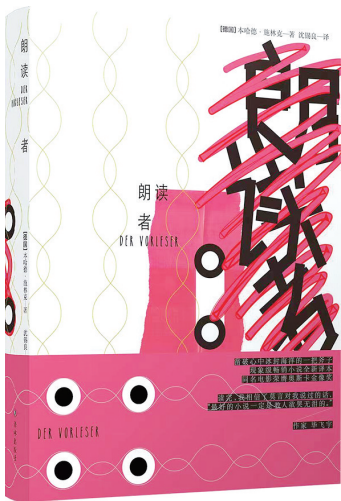


文明以及文明的阐释者

——读本哈德·施林克《朗读者》

几又



《朗读者》
[德] 本哈德·施林克 著
沈锡良 译
译林出版社出版
2021年3月出版

就算一夜不寐也要看完，很久没有这样的冲动了。同许多读者一样，我也是看完电影特别是温斯莱特的精湛演技后，才有了阅读原著的冲动。温斯莱特的表演很出色，但电影再好，也只是文学的阐释之一，毕竟电影无法全面表达文学作品中的诸多细节，尤其是丰富细腻的心理活动。

本哈德·施林克的本职是法学教授。一次“不务正业”的跨界玩票，意外成就了一位畅销作家。法学教授身份长年与文字打交道特别是与严谨逻辑密不可分，所以一旦进入故事节奏，施林克便抽丝剥茧，一切都显得那么自然那么顺理成章。施林克的所有用心均专注于故事，没有华丽的写作技巧，有的只是朴实的语言，和近得几乎可以触摸的毛细血孔。当然，也不是说这个故事的逻辑天衣无缝，瑕疵还是有的，比如男主米夏埃尔在与纳粹集中营看守汉娜的数年缠绵中，汉娜居然从未怀孕，个中缘由文中并未交代。

15岁是花季的年龄。正处于青春期懵懂期的少年米夏埃尔，一次偶然的机会扎进了电车售票员、前纳粹集中营看守汉娜的怀抱。三十多岁的汉娜丰韵有加，对于正处于荷尔蒙分泌旺盛期的少年，这样的诱惑难以抗拒。追溯过往，汉娜对于米夏埃尔的诱惑更像是一种有意识的预谋，相较于肉体的狂欢，她更在意的似乎是倾听朗读。她对文字乃至文学怀有特别的敬意，所以哪怕断绝关系，也不容米夏埃尔荒废学业。

相较于纳粹看守的污点身份，汉娜努力包裹的另一重身份其实更关键，即文盲，这也是汉娜不愿提及的隐痛。面对唾手可得的晋升机会，明知

被纳粹同事构陷，汉娜始终没有勇气面对文盲这一真相，法庭上的揽罪是掩盖行为的极致表现。

相较于故事前半部分的激情荡漾，后半部分审判则让人陷入深深的沉思。

面对站在审判席上的昔日爱人，已入成年的米夏埃尔早就没了年少时的冲动，成熟往往意味着对地位与利益的坚守。所以米夏埃尔明知汉娜是文盲，根本不可能撰写报告时，缺乏帮其澄清的勇气，他唯一做的只是不缺席汉娜的任何一场审判，坐稳看客的身份。米夏埃尔通过这种看客式的介入，企图实现对自己道德的救赎。然而，他越是这样，越是无法实现救赎，这也是他后来总是跳不出汉娜身影，最终不得不离婚的根本原因所在。离开法庭也离开婚姻的他，最后希望通过一种默契的方式，即给服刑中的汉娜不断寄送录音带方式，以弥补对初恋的道德亏欠。

故事的核心焦点只有一个，那就是汉娜是个文盲。在历史裹挟的洪流中，汉娜一方面在努力逃离，另一方面又试图通过倾听朗读方式融入文明。她就像是被历史推动的一叶扁舟，她的所有逃避与抗拒，都是在隐藏自己的文盲事实。如果法庭对汉娜这一身份确认，意味她的刑期可能会大幅削减。知道真相的起初只有米夏埃尔，后来有监狱看守，再后来还有原告即集中营幸存者。获知真相的三个人不约而同地选择了看客身份，在历史的洪流中，有着纳粹身份的汉娜难以得到人们的原谅。

二战过后，百废待兴，走出劫难，人们需要面对的不仅仅是物质的重建，还包括心灵的重建。或许是因为战争曾经造成的伤害太过沉痛的原因，人们不想一再重述痛苦的记忆，更多的人把心思放在开始新生活方面。找到一个说法，哪怕是替罪羊，都是可行的方案。并不是说汉娜没有罪过，作为纳粹集中营看守的她，罪责难逃，但也有主次之分。法律在这里，更像是沦为被揶揄的对象。

汉娜是文明的局外人，她在努力靠近，以种种方式。米夏埃尔是文明的阐释者，但他却在努力掩盖自己的道德伤疤。二者肉体上的吸引，并不足以弥合二者间的文明鸿沟。汉娜最终学会了识字，但她迎来的不是自由的新生，而是选择了生命的终结。汉娜以终结生命的方式，完成了自己的救赎，而属于米夏埃尔的救赎，却无法画上句号。

下了一场好大的“雪”

——读胡竹峰散文集《雪下了一夜》

贺有德

近读散文家胡竹峰最新散文集《雪下了一夜》，二十四篇古今同题文章，文言文或白话文，两两对应、对比着读，真是奇事，快事，作者，读者，皆大有意思。通读二十四文，人分古今，文亦分古今，对比着读，总在似与不似之间——乃至篇幅亦是如此，量身定制，似是有意为之，这感觉前所未有的。

《释名》一文提纲挈领，为读者暗中引路。二十四文，二十四人，一文一人，一故事，一时代，胡竹峰皆知之甚详，述之却简，如作画，择其要者，信手点染，却是清风徐来，大怡人情。读其文，须知其人，知人论世，读古诗文皆然，读古人今人文章皆然，胡竹峰自然深谙此道。

读古人文章，读《释名》文章，再读胡竹峰文章，意趣淋漓。

每写文章前，摘录原文精要者数语，似是“天机”所在：明见原文之要，暗示胡文之“神”——足见良苦用心。

古人文章大多是短章，胡竹峰文章亦是如此，且多古风古韵，自成一家风骨，别有风味。

比如《桃花源记》。

两文皆是短制，陶文不足为奇，古人文章多有如此；胡文如此便觉奇了——今人游记多洋洋洒洒，短文极少。陶文“文辞清丽”，胡文何尝不是？陶文是“心相之录”，胡文亦是如此：“写桃花源是一痴”——此言陶渊明也；“游桃花源也是一痴”——此言胡竹峰也。行文亦仿佛陶渊明之风，武陵人之迹：文风古朴，游踪如当年：写桃花源之景，之人，之物，自引陶文“如文章所说”，收尾时亦如陶文缥缈：“恍惚不知今夕何夕，亦如前人不知秦汉无论魏晋。”读罢，不知是陶渊明游桃花源，抑或胡竹峰游桃花源？

再如《游褒禅山记》。

两文不长，尽显独特。古来游记多记游，叙事文字多，甚至通篇叙事，用墨如泼；虽有议论，多寥寥数语，点睛之笔而已，惜墨如金。王安石笔法诡异：前半记游，后半议论——“于是余有叹焉”，记游只为议论张本，“以事立论”，颠覆古人游记模式，“有执拗之奇美”。胡竹峰游褒禅山，笔法有相似处，亦叙事，亦议论，“愈进愈曲”亦如王文之行文，文章之“志”亦相类似——“不可夺其志，不可毁其志，不可损其行”。文章结尾亦相仿佛。至此，如见一王一胡携手同游，不知胡竹峰为“活在今天的古人”抑或“活在古代的今人”？

古人同题文章，《逍遥游》与数篇赋——《登楼赋》《小园赋》《枯树赋》《雪赋》——之外，皆是如此，奇哉！妙哉！

近人同题文章，另有玄妙。

比如《故都的秋》。

郁达夫为现代散文大家，逢多事之秋，一生四方奔波，其人其文“多有自伤”。此文应朋友约稿，一个早晨写成，急就章；急就章里，章法从容，起伏有度：北国的秋与江南的秋相比着写，开门见山，五幅图井然而来，卒章显志，极写爱秋——虽然也有秋凉。胡竹峰笔下，“故都的秋”也泛起秋意，“秋意慢慢浓了”，然后，引用郁达夫语，写江南的秋与塞外的秋：写故都的秋（也是古都的秋，城里城外），写北京，写秋景，写美食，突出秋山；写西安，与杭州比，“沉静如狮虎豹”，“沉沉暮气中孤寂凄凉之意袭来”，秋意弥

漫。写“南国之秋”，写西湖，写杭州，还是秋景，还是美食；又写开封的菊，洛阳的牡丹，郑州与安阳的风；又写扶桑，写京都的红叶……亦如郁达夫笔下之秋，虽跌宕起伏，也是几度秋凉，秋味挥之不去。又如郁达夫“现身说法”，写故都北京，“总有机缘在北京住一阵子”；写西安，“有一回在西安城墙上”；写西湖，“与友人看过了荷走过了桥”；写洛阳，“去过几次洛阳”；写京都，“赶去京都的时候”……身临其境品味秋意秋味，自是与众不同。

见过同题诗，如今更是常见；同题文章却是少见，古今同题更是罕见，如此十七篇同题文章，则是绝无仅有。

胡竹峰此举，颇有创意，尤具胆识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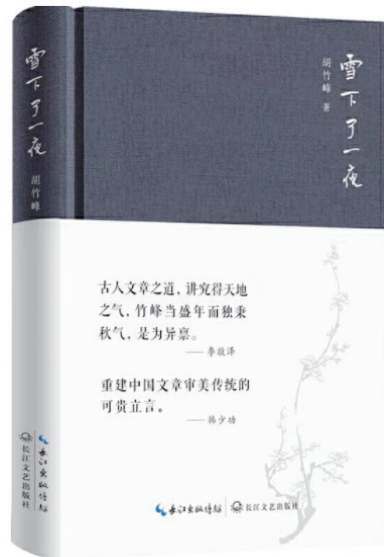
诚如李敬泽先生在《序》中所叹：真真胆大，安敢如此。常人读《逍遥游》诸篇，“观而叹，叹而止”，何曾想过“登堂入室，与大先生闲坐对饮”？胡竹峰想了，不只想了而且做了，“把不敢的事，做成了该做能做的事”。

当然，敢如此想，敢如此做，得有胆有识，要不，终是一场空想，一场虚幻。胡竹峰敢想，敢做，亦非一时心血来潮，乃是数十年博览群书才有的“厚积厚发”。

在《后记》中，胡竹峰道破天机：“二十几年前发愿读古文”，一直至今，依然沉浸其中不能自拔——因为“前人文章之好在古，古意悠远最耐人寻味”，以致自己文章亦是如此，古意古韵如古人，如陈老莲有了“以古通今终成自家面目的大彻大悟”。而且，“书越读越多越读越古，心境于是安宁”，有此则足可抗衡当下浮躁之风。不只是读，“作文学了很多年”，得“先贤珠光宝气护佑笔端”，因此，“近年作文，下笔随便”了，道法先贤数十年，自家面目成矣！

于是，有了“临本草稿”《雪下了一夜》，“古典的气味古典的氛围”浓郁，胡竹峰自己也就成了“活在今天的古人”或“活在古代的今人”，才有写出同题文章二十四篇的胆识！

这场“雪”破空而来，来得大胆，来得飘逸，来得纷纷扬扬。这场“雪”，亦古亦今，非古非今，漫天飘落。穿行其中，顿觉穿越时空，不知身在何处。



《雪下了一夜》
胡竹峰 著
长江文艺出版社
2021年03月出版